

新世纪翻译学R&D系列著作

R&D

总主编·主审 陈 刚

# 英汉法律互译： 理论与实践

ENGLISH-CHINESE  
LEGAL TRANSLATION:  
THEORY&PRACTICE

滕 超 孔飞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R&D

新世纪翻译学R&D系列著作

总主编·主审 陈 刚

# 英汉法律互译： 理论与实践

ENGLISH-CHINESE  
LEGAL TRANSLATION:  
THEORY&PRACTICE

滕 超 孔飞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法律互译: 理论与实践=English-Chinese Legal Translation: Theory & Practice / 滕超, 孔飞燕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11

(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 / 陈刚主编)

ISBN 978-7-308-06352-4

I. 英… II. ①滕…②孔… III. 法律—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123 号

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总主编、主审 陈 刚)

英汉法律互译: 理论与实践 English-Chinese Legal Translation: Theory & Practice

滕 超 孔飞燕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张 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625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978-7-308-06352-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专业化与学术化

——学好翻译的关键

“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

## 总 序

以翻译“专业化”和“学术化”为特色的“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正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该系列著作是为适应全球化发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翻译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巨大需求而设计的一套丛书。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世纪，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势不可挡。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作为一种语言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手段，翻译发挥着沟通世界各国人民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交流，促进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简洁地用三个英文单词或四个汉字来加以概括：“Translate or die”(Engle & Engle, 引自 Gentzler, 2004: 7)或“不译则亡”。国际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在一本翻译专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工作，既复杂(complex)，又引人入胜(fascinating)，“事实上，I. A. 理查兹在 1953 年就断言，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sup>1</sup>。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英互译是世界诸语言互译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一种。翻译几乎与语言同时诞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实践活动(old practice)，又是不断焕发勃勃生机的新的专业和职业(new profession)。套用笔者所在的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制定的口号“*There is more to do in Translation Studies*”，我们可以自豪地、充满信心地说：学习翻译，大有可为；研究翻译，前途无量。

<sup>1</sup> 参见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1.

早在 1987 年,王佐良先生就卓有远见地指出:“翻译研究的前途无限。它最为实际,可以直接为物质与精神的建设服务,而且翻译的方面多,实践量大,有无穷无尽的研究材料;它又最有理论发展前途:它天生是比较的,跨语言、跨学科的,它必须联系文化、社会、历史来进行,背后有历代翻译家的经验组成的深厚传统,前面有一个活跃而多彩、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永远需要翻译,需要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王佐良,引自杨自俭等,1994:290)不论全球化如何发展,但翻译却是永存的,翻译研究将与翻译实践共存,并且继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世界的进步而进步。

翻译学,具有鲜明的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跨国界、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跨专业、跨职业、跨行业的特色,是一门开放型的综合性独立学科。翻译学研究的,不应仅仅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或仅仅是“二十年前”被认为的“培训翻译”,而应包括“与其有任何关系的一切领域”<sup>2</sup>,这在新的世纪里尤其需要走——而且必须走“专业化”和“学术化”的道路。翻译学这座雄伟的通天大厦不是靠一天所能建成的。“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的陆续出版正是为了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发展,正是为了把翻译学大厦建设得更为壮观、把翻译学大厦装点得更加夺目而添砖加瓦。

“新世纪翻译学 R&D 系列著作”,顾名思义,是作者们本着在新的世纪对翻译的实践、理论及教学等进行进一步新的“研究与发展”(研发),即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的精神,注重立意新、专题多、读者广。

### 一、立意新

该系列著作力求“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有机结合;引入世界著名管理大师菲利普·克劳士比质量管理哲学的核心内涵“零缺陷”(zero defects 或 ZD)等理念(被誉为“创造了质量的新符号”<sup>3</sup>);关注“三大

<sup>2</sup> 原句亦可译为“与其有任何关系的全部”。参见 Bassnett, Susan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

<sup>3</sup> 参见“质量管理百年历程”(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要点”之贯彻与实施。

首先,所谓“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有机结合(这个问题将贯穿始终),是出于现实和发展的考虑。抓住了“专业化”和“学术化”,就抓住了翻译问题的关键。当今社会,具备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若再具备英文能力,就更具备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好职业的竞争实力。事实上,会点英文的中国人,都具备了一定的口笔译能力,因为这一能力是从事涉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然而,问题也同时产生:取得 CET4/6 和 TEM4/8 资质的人,具备某些外语/翻译培训证书的人,其所具有的外语/口笔译能力或竞争力,与我们所要求达到的“专业化”标准差距仍较大;具备(非英语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人,具备(非英语专业)副高、正高职称的人,只会读而不会译的仍不乏其人;即使在翻译界,有实践能力但缺乏理论素养的,实践能力弱但会讲些理论的,或者主要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也不乏其人。甚至那些在“江湖”上打拼的“中、高级翻译”、“中、高级译员”中,绝大部分尚不能或难以取得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翻译市场之“准入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去会英文、会翻译的少,但是翻译质量不见得差(起码从事翻译的一般均为懂翻译的);而如今的翻译市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劣质译著,粗制滥造……学术界正遭遇着另一种学术腐败。殊不知,会英语的越来越多,“会”翻译的也的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懂翻译的却“越来越少”,或者少得可怜(起码根据在市场上流行的译作、在江湖上求生存的口译来判断)。难怪乎,专家们认为:中国目前只是一个翻译大国,却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sup>4</sup>。按出版标准衡量(万分之一为合格,可能这个标准过于“苛刻”,不符合现实情况),我们的翻译出版物大都或者(说得“绝对”点)基本都是不合格产品。就文学翻译而言,翻译质量粗糙仍是令人倍感头疼的问题。即便是研究英美文学的教授暨博士后翻译的英美文学作品,不是中文文笔一般,就是理解原著错误多多,或是知识面不够宽,即不太适合翻译文学作品(可能搞研究不错)。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论文的翻译,从表面

<sup>4</sup> 参见 2004 年新华网北京 11 月 8 日电“中国翻译大而不强”(记者全晓书,樊曦)。



上看,英译汉似乎看不出问题,但只要两种文本一比较就问题颇多,一言以蔽之,译文经不起校核;汉译英,专业人士通常一看便知,译文水准连大学本科的都达不到,一言以蔽之,压根儿不会翻译。与此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翻译差错现象更为严重。中国翻译协会顾问、原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林茂荪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旅游指南,还是产品介绍,无论是名胜古迹的说明,还是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

林先生认为,造成总体翻译水平不高的首要原因是翻译人才,特别是高水平人才匮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据最新报道,中国高级翻译人才不足5%,各类翻译全线告急<sup>5</sup>。要改变中国翻译界现状,建设真正的“翻译强国”,必须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力度,而且应该“文学翻译和实用翻译并重”。此外,应该通过翻译资格认证等手段加强行业规范,保证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

可见,翻译人才的“专业化”箭在弦上。而且,还应从“专业化”逐步过渡到“职业化”,与此同时,翻译研究——即翻译的“学术化”——要不断加强,做到“学术化”指导“专业化”和“职业化”,并且为“专业化”和“职业化”服务。这就好比“两条腿走路”,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何为翻译“专业化”?在此,我们暂不必从理论上精确界定,并给出衡量“专业化”的详细标准,然后对各种口笔译职业所具备的专业条件的情况做出理论性、实证性的诠释。说得简单点,翻译专业化就是翻译过程和结果要符合专业、进而符合职业的标准。可以说,翻译的专业化即翻译的职业化过程(的一部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它首先反映了(翻译)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基本规律。一般的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成为职业。我们常用 professional(“专业性如何”或“是否职业化”)来判断从业者的工作行为和说明从业者的工作业绩是否优于他人。若从社会学角度解释,Hodson and Sullivan (2002)认为,职业(profession)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知识性工作,包含四个基本特征:专业化知识、

<sup>5</sup> 参见 <http://www.sina.com.cn> 2005/08/30.

自治能力、对其他次要工作群体的权威以及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sup>6</sup>(详见《翻译学入门》第1章)。因此,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就是从工作向职业转变的过程。

按照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培养口笔译人才,应该而且必须“分层教育”,即进行口笔译分层教学或培训。换言之,应该区分“翻译教学”(translation pedagogy)和“教学翻译”/“学校翻译”的概念(由 Jean Delisle 首次提出,详见德利尔,1988)。德利尔指出:“翻译教学所求的目标与……学校翻译的目的不同。……纯正意义的翻译的目的是要出翻译自身的成果。把学校翻译的目的与职业翻译的目的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学校翻译和职业翻译的最终目的不同”(德利尔,1988: 26—27)。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应该针对教学对象,区分翻译专业教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外语专业中的翻译教学(外语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辅/副修生,即属于教学/学校翻译范畴)和大学外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非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高等职业院校外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高职生等)。尽管人类从事翻译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的专业化/职业化翻译教学却只有大约 70 年(参见 Delisle, 引自 Baker, 2004: 361)。显然,这种现象很不正常。然而,70 年来,世界各国纷纷成立翻译学校/学院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含蓄地表明了双语现象不足以使人们具有专业/职业翻译的能力。学校翻译先于专业/职业翻译,学校翻译只是一种教学方法,没有自身的目的,因此翻译基础课的方法论应根据专业/职业翻译的特殊目的、性质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学校翻译的要求来确定(根据参考文献中德利尔专著的部分内容改写)。总之,作为外语学习五项基本技能之一的翻译教学与作为专业/职业技能训练的翻译教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与外语教学关系密切,后者与职业生涯(career/profession)息息相关。无怪乎,translation 与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是同义词,即翻译是“为了建立起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沟通而进行的将一种语言文本内容转换成另一

<sup>6</sup> 参见 Hodson, R. & Sullivan, T. A. (200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种语言的职业”(A profession that consists of transferring ideas expressed in wri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languages), 而且职业译者是需要经过培训和见习期(apprenticeship)的锻炼(Delisle, 2004)。正因为如此, 我们这套翻译学系列著作, 不论是偏专业实践, 还是偏学术思辨, 或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其编写宗旨就是“专业化/职业化”和“学术化”。

举一个跟翻译不同专业、职业的例子: 新闻发言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曾参与了大约 30 个省部级、地市级的新闻发言人培训。李教授指出: “作为一个发言人, 他应该比记者还要有新闻敏感。但是我们的发言人大都缺乏新闻敏感, 不会使用新闻语言。”他认为, “下一步新闻发言人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 希望将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能转到政府当新闻发言人, 做到与国际接轨。”<sup>7</sup>(下画线为笔者所加)

显然, 只有具备专业化的水准, 才能达到职业化的标准; 只要是职业化的, 肯定是专业化的。其实, 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在汉语里, “职业化”就是“使成为专业性的”(2004 年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英文中, “专业化”/“专业水准”和“职业化”/“职业水准”更是同一个词, 即 professionalization/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

那么, 什么人算是专业化翻译呢? 说得通俗点, 专业化翻译不是会两句外语, 拥有大学英语 4/6 级证书, 或者外语院校科班出身就能充当的。专业化口笔译最基本的能力要求就有三项: 精通汉英两门语言, 谙熟汉英两种文化, 拥有广博的知识。此外, 专业口译和笔译人才还必须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 包括清醒的角色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体魄(尤其针对各类会议的同传、交传和优质导译)、踏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和处乱不惊的心理素质等等。因此, 并不是有一定中英文基础的人便能成为专业化的口笔译人才的。比如, 从专业的角度出发, 口译/笔译专业的口译教学是要根据有关目的、需求、要求等分为会议口译

<sup>7</sup> 参见“中国新闻发言人走上前台 专家: 有待专业化和职业化”(http://news.xinhuanet.com/2005/04/15)。

(conference interpreting)教学、商务口译(business interpreting)教学和陪同口译/导游口译(escort interpreting / guide-interpreting)教学;根据工作场景和口译方式分为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with a tour-guide system(导游同传)、consecutive liaison interpreting(交替/接续联络口译)、medical/dental interpreting(医疗/牙科口译)、court interpreting(法庭口译)、diplomatic interpreting(外交口译)、media interpreting(传媒口译)、sign language / educational interpreting(手势语/特种教育口译)、faith-related interpreting(宗教口译),等等。

其次,上面特别提及的所谓“零缺陷”是世界质量大师(quality guru)克劳士比质量管理哲学的核心内涵,其四项基本原则中有两项是解释“质量”和“工作标准”的。什么是“质量”:质量即符合要求,而不是好。什么是“工作标准”:工作标准即零缺陷,而不是“差不多就好”。这就真正反映了职业化的规范 and 标准<sup>8</sup>。

那么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如何才能走向“职业化”呢?这就跟我们引进的“零缺陷”有着实质性关系。

如果从上述诸定义出发,“翻译专业化就是翻译过程和结果要符合专业、进而符合职业的标准”,我们举三个简单的例子,使读者先有一些感性认识。

例1,以“零缺陷”作为人名、地名翻译的最低标准。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 2005 年 7 月下旬在回答林先生的一封信(该信正文最后一句是:“蓝老师,六月三日的日记不足一千五百字,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说可怕不可怕?”)中指出:“我对译文的质量已经麻痹,对错误译文已见怪不怪了。所关心的也仅是自己买书时不要上当。比如现在书店里卖的介绍二战的书,我翻十几页,便能从人名、地名上判断译文的质量,不容易上当。读了你所指出东方社出版的巴别尔《骑兵军日记》译文中的错误,仍令我惊讶不已。你所提出的不单是译者的问题。……我不知东方出版社是否也采用这种机制?我以为,东方出版社应当在译文质量急剧下降的今天给全国出版社带个好头,而不要成为出版错误百出的译

<sup>8</sup> 参见威肯企业管理网。

著的出版社的挡箭牌。不要让那些出版社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译著都有那么多的错误，我们怕什么？起码不要砸自己的牌子吧。”（详见 2005 年 8 月 17 日《中华读书报》）

例 2，以“没有接受过基础翻译技巧正规训练的译者或编辑，不能承担任何学术专著的主译工作或任何学术专著译文的责任编辑工作”为最低标准。如今，参加专著翻译（主要指英译汉）的非英语专业的博士、博导比比皆是。然而他们译著质量的高低如何，学界和出版界基本处于“少有人管”之状态。无怪乎，有识之士特别关注“学术繁荣与同翻译总体质量成反比的悖论”这一问题。（详见《翻译学入门》第 1 章）

两名国家著名大学的法学博士（目前都是法律工作者，并有多种法学著作出版）翻译了美国法学名著《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由法律出版社于 2004 年 4 月出版。“这个中译本存在着大量的、严重的知识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本不合格的劣质译书。”该书“已经出版一年了，偌大的法学界拥有不计其数的法学先进和青年才俊，但遗憾的是，大家都采取了默然的立场，徒然让该书畅销书界，以讹传讹，贻害读者，岂不可怜、可悲、可叹？”“如此不堪卒读的译文，如何对得起这些名满天下的‘专家学者’（笔者注：译者在‘译后记’称曾就某个词的准确译法请教过……）？如何对得起广大的读者？如何对得起这部名著？以出版法律著作为主业的法律出版社，居然出版了《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这样的不合格产品，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sup>9</sup>

例 3，以“根据正式出版物文本类型的难易程度来大致规定英译汉为 1,000 word/每人所需时间不得少于……小时；汉译英 1,000 字/每人所需时间不得少于……小时（不包括译者修改、审核时间；不包括出版社三审时间）”为最低标准。本世纪，“引进版图书中通俗类的畅销译著正日趋增多，为了抢占市场而不惜牺牲翻译质量的问题令人十分堪忧。由于起用‘没有金刚钻’的译者来包揽‘瓷器活’，又由于‘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少这类译著出现的翻译问题受到海外媒体和国内媒体及翻译、学术界

<sup>9</sup> 参见杨玉圣：术语规范与学术翻译——从查尔斯河桥译成“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谈起（《出版人》2005 年第 8 期）。

的严肃批评。这种违背翻译规律、不讲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也是我们从事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大学教师所十分痛恨又十分痛心的。”<sup>10</sup>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即使是比较专业的译者(如具有翻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术背景或外文编辑)，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也会“知错犯错”。比如《哈里·波特》的几册译文就存在“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也同时包括不少专业和非专业性质的错误。说实在的，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英译汉容易犯错，汉译英更容易犯错，这都是在所难免的。即使比较专业了，但从专业化转向职业化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关键是我们的职业精神、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在拥有大量优秀翻译人才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近260人毕业于外语专业，而且大都是外语专业硕士毕业，其中一些还是翻译专业出身。可以说，这个队伍都是经过基础翻译技能培训的。但外研社主管编审工作的副总编还是指出，他们并不指望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因为这还有一个对其进行“职业化”塑造的过程。

以上讲的较多的是涉及控制、管理专业化/职业化翻译质量的“内部因素”，而从特定角度说，“外部因素”更是控制、管理翻译质量的支配因素，换言之，它从外部对翻译质量进行更为有效的监控。

有专家担心，“今天如果大学英语不改革的话，庙堂英语将逐渐被江湖英语完全包围”<sup>11</sup>。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翻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程度较高，会点“江湖”翻译，而对“庙堂”翻译知之甚少，是不可能真正学好翻译的。由于种种原因，“庙堂英语”的香火有可能不够旺，正在被“江湖英语”蚕食，但“专业化”和/或“学术化”的“庙堂”翻译是难以被“江湖”翻译所取代的。

尽管如此，随着全国各行各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入，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还是围绕着市场和质量。克劳士比质量管理哲学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第四项是：怎样衡量质量。

<sup>10</sup> 参见陈刚，喻旭燕：《成为乔丹》“译者的话：求真实、求品位”（哈尔滨出版社，2006：272）。

<sup>11</sup> 陆谷孙教授语。参见“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启动带来培训商机”（<http://www.sina.com.cn> 2004/05/11 10:47）。

质量是用不符合要求的代价(金钱)来衡量的,而通过展示不符合项的货币价值,我们就能够增加对问题的认识。这突破了传统上认为高质量是以低成本为代价的观念。克劳士比提出高质量将给企业带来高的经济回报(见脚注 7)。很显然,因为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代价是额外的费用,是浪费的代价:浪费时间,浪费人力,浪费精力,浪费物力。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代价。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图书召回”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而且隐瞒图书缺陷遭受处罚更不会成为空话。新颁布的《缺陷汽车产品管理规定》(2004 年)为企业隐瞒缺陷的汽车制造商制定了惩处办法,除必须重新召回,通报批评外,还将被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出版界提出图书万分之一以上差错召回,经过加勘误表或重印后方可重新上市销售。图书召回这一名词开始引起社会关注是在 2004 年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向全国召回存在装订缺陷的 2003 年版《俄汉一汉俄袖珍词典》。此举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的高度评价,从而引起了一阵“将图书召回制度化”的呼声<sup>12</sup>。当然,这对我们编好这套系列著作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既然是专业/职业翻译,理应做到名副其实的翻译“专业化/职业化”。为何“专业化/职业化”了,还需要“学术化”呢?这是一个理念提升的话题。任何学科专业,都具备系统理论,都需要系统理论的支撑。简而言之,翻译“学术化”包含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需要有翻译学方面系统的,专业性很强的学问;二是译者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观,将翻译实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学习一些中西译论、译学思想,与翻译相关的理论知识,从而指导翻译实践。据 G. Squires(2001),“职业化”本身就包含理论知识、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过程知识。

本系列著作强调的“学术化”是要落实到研究、解决实际的问题上来的,而不仅仅是“悬空的”的学术化。尽管我们鼓励研究生从事形而上的纯学术研究,但是如今能够驾驭翻译理论航船的不多,一搞翻译就

<sup>12</sup> 参见“图书召回制度有望年内出台”(参见 2004 年 7 月 30 日新华网)。

会翻船的却不少。换言之,我们许多研究生“怎么译”这一关还远未过,他们从事 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尚不具备火候。我们不主张“学术政治化”,却主张“学术问题民主化”,甚至“学术问题公开化”,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故书中会涉及不少坦率的学术讨论,供广大读者思考、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强调“学术化”,还出于另外两项重要思考:

1. 反对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翻译实用主义的思想观念。世界数学大家丘成桐先生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痛陈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批评目前高校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忱”;“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sup>13</sup>这也正好印证专家所言,中国并非翻译强国。如果整个译界仅仅为了实用、为了赚钱的话,中国翻译学的未来势必前途暗淡,离世界水平将愈来愈远。

2. 提倡脚踏实地的翻译研究学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搞学术,除了有助于加强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切实提高翻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之外,也是培养翻译学研究型人才或理论与实践俱佳的翻译“全才”的必备学风。不少翻译爱好者和从业者只关注“知其然”(即“怎么译”或者所谓现成的“标准答案”),而对“知其所以然”(即“为何这样译”、“为何能这么译”、“为何该这样译”等翻译实施时所包含的关于实际程序的证明性知识等等)不感兴趣(uninterested),甚至认为“知其所以然”是无聊的(uninteresting)。这样他们往往偏重前者,即“知识的掌握”和“现成的照搬”,而对后者“知识的应用与迁移”则不予以重视,结果严重造成译者的理论素养、学养和综合思维能力低下,学问“偏食”,“潜能”受到抑制。无怪乎,海

<sup>13</sup> 参见“中国大学能培养出一流大学吗?”(2005年8月23日《钱江晚报》A12)和丘成桐《中国教育忧思录》。



外批评大陆的研究生离开导师便做不了学问，难以成(为栋梁之)材。起码，编写翻译学系列著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一般的“翻译匠”，而要使译者既致知又致用。

再次，所谓“三大要点”，就是指：

1. 出发点：(1)有助于培养读者职业化和学术化的素质和能力；(2)有助于保持读者与时俱进的素质和能力；(3)有助于翻译教育与翻译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2. 关注点：(1)双语能力、百科知识、专业知识；(2)理论意识、方法论述、智力开发；(3)原则指导、专业提示、职业能力；(4)学术提升、职业发展、人文教育。

3. 设计点：(1)有关多重成分的有机组合，应体现复合成分 + 实用成分 + 专业成分 + 学术成分 + 应用与研究指导成分等；(2)有关理论部分编著，不强调介绍中外译论面面俱到，而是精选有思想高度、有代表性、与有关社会实践更为密切的学派及其理论，帮助读者懂得翻译的性质、种类、标准、策略和方法等(know-what, know-how & know-why)；(3)有关研究方法的章节，培养读者开展自己课题研究的能力；(4)有关理论和实践章节，应使学生的翻译信仰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总之，翻译学系列著作的编撰不要让广大读者觉得离他们太远，要避免写作起来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倾向，要做到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 二、专题多

该系列不是仅仅涉及基础(elementary)阶段的翻译实践或研究(当然这很重要)，不是单纯的基础翻译(实践)教科书，而是力求符合“立意新”的要求(专业化和学术化)，并且满足翻译学习、实践、研究不同阶段的学生以及广大读者的需求，所以专题应该涉及诸多行业，涉及学校的各个学科领域，包括翻译学入门、会展英语与翻译、新闻翻译、高级商务口笔译、应用文体翻译、外事陪同口译、跨文化导译、同声传译基础、人文社科翻译、法律翻译、科技文献翻译、影视戏剧翻译、文学多体裁翻译等一二十项。这些书既适合大学本科生以及自考生，又能作为不同专业、职业的主干课程用书(详述见下)。

### 三、读者广

从该系列的名称看,它是专为在校的翻译专业、英语专业(含翻译方向)和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撰写的,而后者包括非翻译专业或(非)英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实,该系列著作的读者面是非常之广的,涉及期望自己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方面有一质的提高(即想很好地解决所谓的“两张皮”的问题)的所有读者。

翻译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中小学到大学、研究生,要学外语,就少不了翻译技能的训练和考核。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外语,在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中,“译”可谓是最高境界,也是最难掌握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想在“译”方面有所突破的读者,这套丛书定会使您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翻译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把外语文字转换成汉语吗?有什么不懂的字、词,查查词典工具书不就行了吗?请看下面一句简单的话:“巨人般的儿子望着为自己衣食住行而心急如焚的父母,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何通过查词典来翻译画线部分——一句非常平实的话语及其风格呢?亲爱的读者,您不妨一试。

一旦亲手做起来,您就会感到事情并没有您事先想像的那么容易。在很多情况下,词典等工具书所给出的释义未必就能解决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英文中的那句脍炙人口的俗语: Easier said than done(说时容易做时难);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富有哲理的俗语:不经一事,不长一智(One can't gain knowledge without practice)。更何况,我们还尚未涉及人文社科类、典籍类或文学类专业翻译,以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女权主义、后殖民心态、经济全球化等多重或综合因素呢!

即使部分读者对上述所谓翻译外部研究不十分感兴趣或者目前尚力不从心,只是对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情有独钟,那么,该系列作为培训或自学教材应是不错的选择,甚至不妨为首选。请注意,翻译培训市场是一个高质量市场,是一个专业性/职业性很强的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跟一般的外语培训市场不能相提并

论，并非人人均能涉猎。

作为一个加入了 WTO 的国家，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专业/职业化很强的各级各类 translator training / interpreter training 等商业培训都应该是相当正规的，是受先进理论和学术化思想指导的。招收学生和培养出来的学生之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在市場上有很强竞争力的人才。从反面角度说，从人力资源现代化管理角度考量，培养起来有困难的学生，不适合/适应当今社会、当今市场要求的学生，培训班(如同传等口译班、某些专业笔译班)完全有理由不招收。

由此可见，这套系列著作之所以是针对广大读者的，正是因为策划、编著的初衷就是既满足“下里巴人”，又不失“阳春白雪”；既要搞好“多元智能”开发，又要培养出合格的、合适的、在社会上有竞争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具体地说，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既要考虑外语学习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功”之间的互动关系，又要解决“懂”与“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2. 既要避免传统外语/翻译教学中教会学生的只是“识别”，而不是“理解”——即被识别的是“信号”，而非“符号”(参见《翻译学入门》第7章第1节)，又要培养学生能真正识别社会实践中的诸多符号，具有多元智能，毕业后能受到社会、市场、职业机构的欢迎。
3. 既要围绕翻译实践、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又要在编写安排上尽量结合不同读者的外语水平、实践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实际情况，力求做到理论深入浅出，叙述有血有肉，风格雅俗共赏；同时又要细致入微地标出课文、待译文本和练习题等的侧面及其难度等级(实践层面：E=Easy, I=Intermediate, C=Challenging 和 A=Advanced；技巧/理论层面：T=Technical, AT=Applied Theory 和 PT=Pure Theory)。
4. 既要较好地解决翻译中“教”与“学”、“学”与“用”之间相互脱节的老大难问题，又要解决翻译学科中“汉语”与“英语”和“理论”与“实践”互不相干的“两张皮”问题。
5. 既要加强翻译的内部研究(本体研究)，又要结合翻译的外部研究，以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翻译实践和本体研究来带动翻译的跨学科